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水滸後傳 第六回 飲馬川群英興舊業 虎峪寨鬥法辱黃冠

卻說李應、裴宣在飲馬川讓定坐位，要請蔡慶坐第三。蔡慶道：「我兄弟兩個是北京行刑劊子，沒甚村具。因救護盧員外，蒙宋公明挈帶上山。不幸征方臘，哥哥死了，單有小弟一人，有老母、賤眷在家懸望，況我在此沒用，偶然路上遇著杜、楊二人，救出大哥。這裡到底不是了局，只得容我別去。」李應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不敢相強。再從容幾日，送行便了。」楊林遂居第三。杜興第四。李應初到飲馬川，並了龍角山這枝人馬，許多財物，大加整理，竟成了一個局面。過了幾日，蔡慶堅執要行，取出金銀相贈，送至路口而別。不說四個在飲馬川聚義，只講蔡慶背上包裹，獨自一個，取路回北京。饑餐夜宿，走了兩日，到虎峪寨地方，是一個大市鎮，都是富戶居住。到市上時，只見大石場上搭起兩座高台，懸旌結彩，如迎神賽會一般。下面圍繞老幼男女，約有千數多人，都望台上觀看。蔡慶也立住了腳，分開眾人，挨身一望，只見東邊台上坐著一個道士，四個侍者各執旗捧劍。看那法官，怎生模樣：

魚尾冠橫簪碧玉，雲鶴縷遍繡銷金。眉濃臉瘦，蓬鬆一部絡腮鬚；口闊唇掀，閃爍兩腔邪視眼。法鈴搖動鬼神愁，寶劍掣來天地暗。

再看西邊台上，也坐一個道士，並無侍從，如何打扮：

頭縮雙丫叉髻，腰繫八卦葫蘆。雜色絲縵，寬繫道袍香皂；淡青行纏，緊穿草履爛斑。面上猶存殺氣，胸中常養天和。

蔡慶定睛一認，卻是混世魔王樊瑞。尋思道：「他如何在這裡弄著把戲？且不叫破，看他怎地？」又見中間高桌上立個官人，長髯綠鬚，相貌魁梧，朝著兩邊台上拱手道：「小可難得二位仙長降臨，許多人在這裡看演妙法，只求各顯神通。若是道高德重，鬥得勝的，便建造仙院，情願拜為師長，終身供養。」那東邊台上法官道：「貧道是當今聖上親拜為師通真達靈先生林靈素傳授的法侶。蒙檀越們一向優禮，今既有野狐外道要來鬥法，須索與他對壘。倘贏了他，要拿去見官問罪，不可放他走了。」那樊瑞接應道：「小道偶然雲遊到此，聞得仙長道法，特來請教，並無爭競之心。今日萬目同觀，倘小術勝時，不過遊戲一番，飄然而去。請仙長先施神技，不必多講。」

那法官便接待者所捧的劍，向空中畫一道符，口中唸唸有詞。忽然天昏地暗，白日無光，巽地上起一陣狂風，半空裡震一聲霹靂，跳出一隻白額暗斑猛虎來，竟到西台上咆哮剪尾，撲這道人。只隔一尺多近，不能到身。道人把手一指，喝道：「孽畜，還不現形！」霎時間變做一張黃紙，一口氣吹入雲端去了。那法官搖著法鈴，道聲：「疾！」又現出一條黑蟒，約有三五丈長短，目光如炬，口吐毒霧，把道人頸下蟠緊，昂起頭來，舌尖如閃電一般，伸入道人鼻孔。看的人都道：「這番道人的性命休了！」蔡慶也驚出一身冷汗。

看那道人不動聲色，將手勒住黑蟒，吹口仙氣，霎時又化作一條草索擲於台下。眾人一齊喝采。那法官見毒蛇猛虎害他不得，心下想道：「除非用此法術，他決躲避不得。」把兩手空中一撒，令牌三響。頃刻間，漫天撲地，數萬赤頭黃蜂，拖著螫尾，滿天展翅，烘烘如雷的叫，裹滿道人，叮叮的刺。又放焰，騰騰烈火，滿天通紅。道人動也不動，袖中摸一小石子，向北方拋出，再把拂子一展，一聲霹靂，震得屋宇皆動，大雨如注，火光頓滅，那些黃蜂，盡是稻秕，隨雨而散。那台下看的人，身上並無一點雨點兒，盡皆驚異。

那法官法力已窮，無可奈何，思量下台走路。道人叫道：「仙長，還有什麼奇術，再請賜教一番。小道也有些小技，不敢唐突。但既蒙先施，也只得略做一二件，與眾位看官消遣一消遣，不知可否？」台下的人一來要看法術，二來抱不平，齊聲道：「二位師父原說賭賽的，他贏不得你，禮無不答，自然該顯手段。我們自有公道哩！」

說聲未罷，只見道人在葫蘆內取出個桃核兒，喚看的人在台邊掘一土坑，將桃核埋著，又蓋上泥土。把一杯水念了咒語，澆在土上。須臾生出一株大桃樹，繁簇簇開的滿樹花，結三顆桃子，其大如拳，鮮紅灼灼。道人把手一招，雲端裡冉冉走下一個美女來，綽約仙姿，淡妝道服，非世間美貌可比。輕輕把纖手摘下桃子，袖裡拿出個金鑲白玉盤，嫵娜娉婷走到東邊台上，深深道個萬福，啟一點朱唇，露兩行碎玉，如流鶯嬌囀的道：「侍兒是王母娘娘殿前司香玉女，慧眼觀來，知仙長在此演法，特遣送蟠桃三顆，食了長生不老。」

法官見玉女天姿國色，細語柔聲，不覺凡心頓起，正要伸手來接，驀有一位天神，青面獠牙，身長丈餘，頭戴束髮冠，腰繫虎皮裙，手執狼牙棍，騰空而來，把法官夾領揪住，望台下一丟，暈倒在地。天神玉女都不見了。侍者慌忙跳下扶起，兀自昏迷不醒。駝到後邊去了。眾人拍手大笑道：「好一位道長，有這樣手段，我們從不見。」一哄而散。

那高桌上官人便請道人下台，倒身下拜道：「弟子肉眼凡夫，一向敬那郭法官如神仙，不料師長有此神法，屈到舍下奉齋請教。」道人笑道：「何足為奇，不過幻術。那法官自逞其能，略略取笑而已。貧道閒雲野鶴，不敢過叨，就此告別。」卻好蔡慶走過相見。道人見有人在旁，不好問向來蹤跡，說道：「適遇敝相知，還要說話。」遂稽首而別。那官人哪裡肯放，扯住道：「見了活神仙，豈可放過！這位貴友不妨同請到靜室細談。」邀進廳堂，重新敘禮，即設齋相待。正要叩問修真之奧，家人報道：「童樞密遣差官要見。」那官人起身道：「天色已晚，請到雲房安歇，明日竭誠奉叩。」說罷自去。

樊瑞、蔡慶到雲房。蔡慶便把從前事跡說過：「我要回家，在此經過，見是兄長，看演了半日的法。端的為何與他相鬥？」樊瑞道：「我不願為官，雲遊訪道，得遇異人，傳授五雷正法。要去訪一清道人，結茅名山，也在此經過。聞得那官人姓李，名良嗣，是個豪俠富戶，結識權貴，思量幹立功名，更一心好那法術。那法官姓郭名京，是個破落戶，投在林靈素門下，傳些小術騙人。李良嗣一見款住，甚是欽敬。我聞他名，到來相訪。不意郭京十分忌刻，要與我賭賽，故顯些手段羞辱他一番。此間不是久留之地，明日我們早行罷。」兩個自宿歇，不題。

再說李良嗣接見童樞密差官，設宴相待。差官道：「童樞密新奉聖旨，統領大兵鎮守北京，防備大遼。出京之日，林靈素先生說：『有個門下徒弟郭京，薦在樞府效用。』聞知在府上，特來相請。」李良嗣忙使人與郭京說知。那郭京受了這場虧，渾身疼痛，睡在牀上呻吟不絕。聞得樞府相請，慌忙掙扎起來，與差官相見，謝道：「蒙恩相見收，又煩尊駕枉迎，便當晉謁。只是受了一個賊道的氣，身子動彈不得，過兩三日，自叩轅門。」差官便問：「何事受氣？」郭京道：「李大官人是當今第一個豪傑，胸藏韜略，武藝超群，貧道極承款待。只是不辨賢愚，凡江湖游食之徒，一概收留。不知哪裡這個賊道，要與我鬥法，被他先使個障眼法兒，把我閃了一跌，腰膀損傷，甚是狼狽。」差官笑道：「先生，你與他鬥法，何不先使個障眼法教他吃跌，反自受了虧？」那郭京滿面羞慚，無言可答。李良嗣道：「郭先生遭猛虎、毒蛇、黃蜂、烈火，卻也利害，誰知一毫動他不得。他取個桃核埋在地，頃刻長株桃樹，結下三顆蟠桃，雲端裡走下玉女，容貌非凡，摘來獻與郭先生。只道是美意，誰知閃出一員天將掙奪可畏，把郭先生望空一擲，因此受傷。」差官道：「這道人如今在哪裡？明日我去拜他。」李良嗣道：「我留在雲居安歇，還要傳授他的法術哩！」

差官跟個家丁，在旁邊聽了，私自走到雲房門首一張，見道人正與蔡慶在燈下細談，仔細一認，急急走來說道：「那道人不是好人！」李良嗣道：「怎見得？」家丁道：「我到雲房悄悄一看，道人不認得，那個同他講話的，卻是殺我馮都爺的響馬。若是好人，怎與響馬相識？」差官驚駭，問起根由，家丁便道：「小舍人在彰德被響馬楊林、杜興所害，馮都爺自到濟州，提那李應，酒店裡遇著鋪兵，認得趕去，林子裡被他殺死。這個人姓名不曉得，面龐認得真的。日今童樞密正要捉李應、楊林、杜興，拿了這個人，那三個自有下落。」郭京乘機說道：「李應、楊林是梁山泊餘黨；阮小七、孫立又鬧了登州，害了楊太守一門良賤，楊太尉奏

過天子，要發兵征剿。李應殺了馮指揮父子，重造迷天大罪。那道人會使妖法，自然梁山泊上公孫勝了。李大官人素懷大志，進取功名，何不乘此，順便拿了公孫勝和那響馬，解到樞府，一定奏聞，賞授官爵。若是放他走了，日後根究起來，曉得在你家裡，推不得乾淨。」差官亦思量請功，說道：「郭先生之言甚是有理。」李良嗣也動了功名之念，說道：「拿了梁山泊餘黨，除卻朝廷大害，真可作進身之階。只是他道法高強，倘然失誤，是畫虎不成，怎麼處？」郭京道：「不妨。我們妖術單怕狗血人尿。叫人圍住，他在睡夢裡，把穢物渾身一淋，他便施展不得。甕中捉鱉，手到拿來。」當下算計已定。到三更時分，喚莊客、家丁，各持刀杖，把雲房守住，安排污穢之物，打進去拿那道人。

卻說樊瑞已先曉得有人窺探，便自存心，對蔡慶道：「今晚須防人暗算，不要脫衣服。」取兩塊泥土，念個密咒，與蔡慶捏著道：「若有動靜，我們竟走，人不看見，此是土遁之法。」果然三更，郭京當先，領著家丁、莊客點了火把，直擁進來。樊瑞、蔡慶早已起身閃左一邊，眾人對面不見。樊瑞望著郭京面上吹口氣，一時昏迷，倒在牀上。樊瑞扯了蔡慶，竟出大門，說道：「差官說童貫鎮守北京，你同李應殺了馮彪，今被家丁認得，定然安身不牢。我護送你到家，搬了家眷，且到飲馬川，我也不去尋公孫勝，暫住山寨。」蔡慶聽允，趁黑夜同去了。

再說郭京昏倒在牀，眾人把火一照，見道人縮著雙髻，鼾聲如雷。眾人將穢物滿牀一潑，取麻索緊緊綁縛，只不見了響馬。扛到前堂，那郭京大喊道：「捆的是我！」眾人看時，原來果是郭京，渾身血污，臭穢難聞，盡皆咤異道：「分明牀上睡的是縮兩丫髻道人，怎變做郭先生？奇怪得緊！」李良嗣急叫把繩索解落，將湯水洗淨，換了衣服。那郭京受這兩番荼毒，皆是自取其累，啞口無言。差官道：「道人走了不消說，明日去見樞府，再作商量。」

次日李良嗣備了金珠彩緞，同郭京、差官騎著馬到了北京，差官先進稟明，少頃大吹大擂，開了轅門，兵威好不整肅。差官引李良嗣、郭京拜見，呈上贄見禮物。童貫看過收進。見李良嗣一表威儀，動問道：「本朝向與大遼和議交好，為宋江去征伐一番，惹動兵戈。目今命大將統領雄兵，要來復仇，侵犯北界。朝廷特簡本樞鎮守。現奉敕劍，收錄賢才。果有奇謀異策，即填御敕，除授顯職，一體重用。久聞足下英才武略，當今賢士。今蒙賜顧，有何良圖？」李良嗣恭身答道：「山野鄙夫，不揆固陋，蒙恩相下問，敢不直據愚悃！那燕雲十六州，原係中華疆土，因石晉求救契丹，割地為賂。太祖時興兵恢復，潘仁美違了節制，敗於蕭翰之手。真宗朝澶淵之役，寇準力勸御駕親征，方得講和。宋江輕挑邊釁，致背前盟，故來侵犯，思復前仇。恩相且按兵不動，謹守封疆。卑末有一條奇計，取燕雲如拾芥，滅遼國如破竹，使朝廷開拓萬里之地，恩相享茅土之封。不識可上聞否？」童貫大喜，邀進密室懇懇致問。李良嗣道：「大金國主雄踞東方，兵已滿萬，天下無敵。何不遣一介使臣，從登萊泛海渡鴨綠江，深加結納，兩面夾攻。滅遼之後，燕雲十六州仍歸中國，那時議加歲幣，一如納遼故事，金主必然喜允。那遼國平州守將張穀、涿州留守郭藥師，與卑末為同盟契友。待掉三寸不爛之舌，說他來歸，則遼之藩籬已撤，首尾不能救應，豈不立時殄滅！」童貫聽了，以手加額道：「天祚大宋，生此良士。一聞金石之論，頓開茅塞矣！」即具本奏聞，重封官職，先署樞府參軍，贊畫機務。郭京因林靈素見托，亦留軍中效用。自此李良嗣言聽計從，恨相見之晚。

一日商議軍務，良嗣乘機說道：「滅遼已有成算，不必過慮。倒是宋江餘黨，重複嘯聚山林，為禍不小。前日郭京在卑職家裡，有一道人要來鬥法，同伴一個人，是和李應殺馮指揮的響馬。家丁認得，要拿解到樞府，不料使妖法遁了。這道人畢竟是梁山泊的公孫勝，今在二仙山紫虛宮。若不剿除，日後與遼國交戰，倘然乘機竊發，反為心腹大患。」童貫道：「我倒忘了。阮小七、孫立占了登雲山，楊太尉兄弟受害，李應又殺我心腹馮彪。今公孫勝廣行妖法，著實攪亂，不可不捕！」即差標下統制張雄，領五百兵馬，郭京為嚮導，先到二仙山擒拿公孫勝，然後進剿李應、阮小七。李良嗣奉著鈞旨，就發張雄領兵前去，吩咐郭京道：「你不可怠忽，防他妖法。」郭京應諾而去。

卻說公孫勝自從汴京辭別宋公明，朱武拜為師父，回到二仙山。過了幾年，老母亡過，羅真人亦遂羽化。安葬已畢，自築一小庵在紫虛宮後，喬松翠竹，曲澗小橋，甚是清雅，與朱武終日修煉爐火，參究內丹，道業愈高，心怡神曠。時當重陽佳節，丹楓滿林，秋氣高爽。兩人釀下椰子酒，炊熟松花飯，筍脯嘉蔬，消梨雪藕，面著東籬黃菊，相對而飲。公孫勝道：「我本世外閒人，因應天罡之數，不由不出頭做一番事業。還虧見機得早，跳出火坑。我和你今日嘯傲煙霞，嘲風弄月，何等自在！宋公明滿腔忠義，化作一場春夢，豈不可傷！」又飲過數杯，敲著漁鼓板唱道：

心上莫栽荊棘，口中謾設雌黃。逍遙大地盡清涼，丹汞鼎爐自養。

世事干戈棋局，人情蕉鹿滄桑。浮雲富貴亦尋常，且把恩仇齊放。

兩個唱罷，拍手大笑。只見小道童慌慌張張趕來，叫道：「師父，不好了！紫虛宮有兵馬圍住，兩個將軍把本宮住持拿著，說奉樞密將令，要來捉師父。住持說在小庵，領兵同來了。」公孫勝、朱武連忙立起，使個隱身法，倚在松樹邊著個下落。

張雄、郭京押了住持，入小庵不見，山前山後各處搜尋，並不見蹤影。住持道：「公孫先生自居小庵，不在宮內，這幾年從不見下山，恐怕誤認了。」郭京喝道：「胡說！他親與我鬥法，闖了虎峪寨，與李應殺了馮指揮，奉聖旨來拿的，不是小可！兀自籬畔擺設酒肴，在此賞菊。你這賊道，先知風放他走了，拿你去見樞密爺，重按軍法！」叫把住持鎖了，縱軍士把宮內錢糧衣資擄掠一空而去。公孫勝搖著頭道：「奇怪！我遁跡多年，未嘗下山，並不接見一人，哪裡有甚麼虎峪寨，殺甚馮指揮？好沒頭腦，害這住持受累。」朱武道：「我前日下山買香，有人傳說飲馬川重聚強人，十分興旺，或者李應當真在那裡惹出事來也不可知。只不該牽到師父身上來。總是這裡安不得身了。且到飲馬川探個虛實，再覓名山洞府棲身，卻不是好？」公孫勝依允，進庵收拾行囊，同朱武從僻路下山到飲馬川。

不多兩日路程，已至山邊。果見刀槍密布，旌旗悠揚。到關上通了姓名，嘍囉進報。原來樊瑞、蔡慶已先到了寨裡，一同出迎，到聚義廳相見。李應滿面笑容說道：「二位師長已作世外神仙，不似我等復櫻患難。雖時常想慕，急切裡不能相會。今日不知甚好風，吹得到此，真是喜從天降。」公孫勝道：「我兩個久離塵跡，高臥白雲，重陽那日，對菊小飲，不意童貫差兵將拿住紫虛宮住持，說貧道使妖法鬧虎峪寨地方，和大官人殺了馮指揮。一些頭緒不曉，請問眾位，為甚緣故重聚於此？」李應便將登雲山孫立寄書，杜興刺配，濟州越獄，林子裡殺馮彪的事說了。公孫勝道：「這是一件，也與我無干。那虎峪寨又是怎的？」樊瑞笑道：「這是我的事。我來尋訪師父，路經虎峪寨李良嗣家，與郭京鬥法，作弄了他。蔡二哥偶然遇著，家丁認得同李大官人殺馮彪的，要來捉拿，被我使遁法走脫。想是他們猜到梁山泊上只有公孫先生會行遁法，故此錯認了。」公孫勝方才省得，說道：「怪道來的將官說道親與我鬥法，想是郭京了。只是為甚做了將官？」樊瑞道：「童貫鎮守北京，郭京是林靈素門下，薦與童貫。那晚差官來請，想是在童貫標下了。」李應道：「朝廷昏暗，奸黨專權，把我兄弟們害得零落無多，還要得一個不容。雖然錯認了先生，也是天假其便。今乘到此，正好原照梁山泊上舊位，請先生居尊，共遵約束。」公孫勝道：「貧道已離世網，心似寒灰不復燃矣。因事體模糊不知來歷，特來貴寨討個實信。今已明白，即刻告別，再擇名山潛身遠害了。」李應道：「弟兄們還多，倘然惹出事來，又錯認了先生，不能安身處？小弟有個兩便的善策在此。」公孫勝道：「請教。」有分教：干戈再起談方略，水火抽添握勝謀。不知撲天雕說出何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（鬥法是稗乘常例，因要惹出公孫勝來，故借此敷演。且提起李良嗣、郭京，為宋朝失兩河之故，是一部大頭腦。）